徵求同志
[illegible]

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
貳拾貳年拾月捌日 (星期日)
第一七〇號
社址 東御街貳壹貳號
每份售錢貳百文
每日出版一小張
明新印刷所代印
訂報價目 一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叁元貳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

雅安軍事餘聞
□羅澤洲凱旋
□李劍鳴返省
□王元虎退却
□李注東赴名

本報二十七日，雅安特訪，新編二十三師師長羅澤洲饒勇善戰，此次滑署西征，頗著奇功，近因雅河軍事告竣，善後亟宜商榷，特於昨二十七日赴雅，隨行人員，極爲簡單，除參副而處少數官佐外，有護衛手槍隊一連，是日天氣晴明，午前十二鐘在雅軍政各機關人員，均往河干歡迎，羅氏於是日午后二時，乘四人藤輿，行至招待處，即下轎，向歡迎人員行禮，旋即晉城駐節石牌坊，官寓，稍事休息，即會商應付王元虎編遣問題云，

又訊羅氏抵雅分商各軍事長官后，即將在雅部隊，下令向草壩場推進，其警戒線，與王元虎部太有一觸即發之勢，王氏知力不敵，彼聞報后，即率部四五團，向洪雅觀山坪，總崗山向清江方面退却，各處防禦部隊，同時亦由分頭追擊之勢，截至二十八日上午雅安草壩場一帶，已無王部蹤跡，記者探聞王氏在該地，每日索米三十石，大洋數百元，而當局所發現洋一萬元之編遣費，尚不在其中云，

又訊駐節該縣代行總指揮李劍鳴氏，近因軍事結束，亟宜移師剿匪，業於廿八日由雅起程回省，而向劉甫澄督辦陳述雅河軍事經過，及剿赤方略，記者本日經過該部門口，現已貼出四川善後督辦行署留守處云，

又訊，駐雅四川邊防軍警衛司令李注東，業於本月二十八日率部赴名山防次，以資整頓部曲，藉防潰軍妄動云，

開還有義狀一幅，皇叔請觀，(劉介)(一)車騎將軍董某(二)工部侍郎王子服(三)長水校尉种輯(四)議郎吳碩(五)昭信將軍吳子蘭(六)西涼太守馬騰，國舅既奉詔討賊，豈不敢不效犬馬之勞，但是事欲其祕何須歃血會飲，跡敗其露，不必立 簽書名，
未完

吳佩孚
北平通訊 北平軍分會，以吳佩孚在北方將領中，頗有信望，特聘爲高等顧問，每月送薪千元，至以前每月致送四千元之供應費則暫停止云，

劉珍年死耗不確
杭州通信，前傳曾與當韓衝突之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，在杭槍決之說不確，現劉在西湖樂廬，延師課讀異常安閑云

班禪擁護中央
不受日人煽惑

新中華通信社南京通訊 班禪昨電中央，表示態度，謂日方迭派代表煽惑與僞國合作，均力爲謝絕，決擁護中央到底，以便團結禦侮云，

新都地震
新都來客談，該縣前(一)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發生地震，延續二十秒鐘，房屋窗戶，均微微震動，但不劇烈云，

指甲套金戴銀
英法婦女狂熱傾向
可謂「畫蛇添足」

倫敦路透社通信，近來女子傾向狂熱於帶(金屬指甲)此種指甲每寸大小不同，可擇適宮者購買，色彩有金色銀色以及其他各種漆色等，普通則皆以石膏製成，有許多指甲套倣成半月形，而與天然之指甲相合，此種時風在倫敦第一個實行者爲貴婁妹小姐，渠爲中國之女子，在英習社學會，至於巴黎第一實行者爲音樂館之女優喬絲芬貝克小姐

小舞台
梅亭宴

(正生介)撥[illegible]急器，道道(介)[illegible](關介)此患不除養成羸，張，說甚麼此患不除養成羸，不誅國賊不英雄，俺若張是[illegible]勇，揪着賊死不容，(正生介)能夠如此，天子當陽還下，甚麼血詔(劉介)請問國舅，此詔從何而得(正生介)主上賜我錦袍玉帶，此詔就縫於帶襯之中，曹賊把守宮門，我丞放着膽兒，闖出宮去，這賊盤了又盤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盤，盤了又看，好險殺人也，(正生唱)賊心詭計玉玲瓏，就知道主上委任某，對着日光儘玩弄，我只有暗地咒罵(介)此

閒所未聞
韓才 蘊芳

▲四肢有聲

有陸[illegible]者，體格健[illegible]工武技，偏遊大江南北，所至以賣武自給，一日，至揚州，方賣藝於市，觀者麏集，陸取巨石一，拳而碎之，方宣言時，大衆拍手，表示歡迎，陸一躍而起，先揮左拳下擊，舉着石，石碎爲數塊，又以右手擊其碎者，所及處，悉爲齏粉，衆方喝采，陸忽變色大呼，兩臂直伸不得屈，衆亦驚，好事者前爲撫摩，覺臂硬如鐵石，即擲地上碎石擊之，有聲鏗然，陸由此遂爲廢人
未完

平破獲大毒窟
主犯緝捕到案

全部機器值十餘萬 共有工人八十餘名 一月可獲利百餘萬元

(本報北平電)平市[illegible]法通寺祕密製毒物一案，自日前被中央憲兵第三團破獲後，主犯吳家元關潔塵亦續捕到案，經審訊結果，各犯已供出全部機器約值洋十餘萬元，共有工人八十餘名，每夜分兩批製造，專向津豫各地消售，月可獲利百餘萬，憲兵第三團已陳明當局，決予嚴懲，

陝省鎮巴發現巨蟒
身長三丈粗有數圍 被駐軍以槍擊斃

西安通訊，本省鎮巴西南區，距城二十里之[illegible]山古廟旁，於八月二十二日風雷驟至，雷電交加，平地水起如湧，瀑陰而流，駐軍團長[illegible]營中，以水勢奇異，即開槍向水內射擊，移時水勢漸平，風雹雷電，亦漸息，迨水落後，地面發現一二丈數尺長，數圍粗之大蟒一條，如大樹橫倒豎於地上，旁有數小蛇相隨，均棲於大蟒身旁，未悉生死，觀者多不敢近視，越二日至二十四日猶石路旁始悉該蟒已斃，附近居民，多持刀捌簍前往割取蟒肉，回家煮食，用醫隱病云，

春熙北路 漱泉樓倒塌
壓傷三人跌傷五人 樂羣書店貨物壓壞

本報專訪，昨日午後五鐘許春熙路樂羣書店之樓(即漱泉茶樓)突然倒塌，當壓傷該書店之學徒男女三人，內中有其一傷最重，腳已不能伸，至該茶樓吃茶者，亦跌傷五人，幸皆受傷極微，所有書店之貨物，皆遭壓壞，其餘詳情，明日詳誌，

石榴花重開
梨樹二度結實

本報江安二十六日通訊，縣紳城內南門朱[illegible]紳成家，我栽石榴一株，五月開花落致，乃今時屆八月，又復重開，花極華麗奪目，而南鄉[illegible]區留耕鄉紳閔東生家梨樹，本春開花結實，而今又花開甚繁，結實如網，觀者咸稱爲異，姑誌之以博植物學家之一研究云，

成都新聞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九回 慶豐寺暗走徐明廣 潮陽鎮計殺米文魁

卻說米文魁揭開帳子，以為自己兄弟睡在內面，誰知道入頭戴青巾，年約四旬，盤膝坐在床中，米文魁注意一看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不由全身顫動兩齒不住的打起抖來了，徐公微微冷笑道，你認得我嗎，米文魁尚未答言便想轉身跑出，正要呼喊從人，就聽徐公說道，把此賊與我拿下，話聲未畢，早從床後走出兩人，如餓鷹抓鷄一般，將米文魁擒住，用繩索將兩手背剪起來，米文魁硬住頭皮，大聲叫道，你們是些什麼人，敢如此行凶，難道不怕死嗎，蕭方不等他話說完，便伸手在他臉上，劈的就是一個嘴巴，罵道，瞎了你的狗眼，節度使徐大人，你都不認識嗎，蕭方手重力大，這一巴掌，打得米文魁牙血長流，不敢做聲，連忙跪下，叩頭求饒，徐公笑道你從前的威風何在，你做的事，自己明白，無容多說，回頭命蕭方，將他拖至後面去，派人看守，此時米文魁，就有通天本領，也只好俯首就縛，默默無言，只得跟着二人，走進後面一間空屋，四壁都是磚牆，縱是有飛簷走壁的功夫，也插翅難飛，二人引他進了房間，回身出來，將門反扣上鎖，至於米文魁，代來的家丁，打手也同他一樣的，早已擒下，分做數處拘禁，并用鐵鍊，把頸項拴着上鎖，四面都有人看守，不會跑脫一個，因為蕭方計劃周密，深恐米文魁黨羽衆多，萬一漏網，與匪人送信，反轉來此擾攘，百姓不安，所以做得嚴秘，一點風聲不露彼他一網打盡，到了第二天，伍雲定代了數十名家將護衛，快馬加鞭，也趕到潮陽鎮來，謁見徐公，原來伍云定，接着徐公的私函，內又加一封信，是與長興縣知縣的，當即派人快馬，轉送長興，心想徐大人，叫我速到潮陽鎮，并且命我務必要把歐錫朋，一同代去，又未提說單鳳嶺的事，莫非出了別的事故，也未可知，我不如乘着快馬，面見了他，再作區處，想能，便自乘馬先行，命歐錫朋隨後跟來。所以武云定來得甚速，到了潮陽鎮，進了集英棧，護衛拿了手本，詢問節度使的門官，是誰，煩勞通傳，李義一見，認得是伍云定，急上前招呼着，跟即回報，徐公叫請，伍云定跟着李義，進了上房，見上面坐的正是節度使徐明廣，伍云定急行幾步，搶前打參，徐公起身讓坐，問道，單鳳嶺的事，現在情形如何，伍云定見問，心中着急，深恐徐公見罪，說他虛糜餉糈，日久無功，急側身答道，卑職對於此事，正欲面見大人，請陽方略，查單鳳嶺强盜，利害非常，卑職擬請增兵，將全山包圍，斷其糧道，賊人無糧不久自潰現，在兵少，卑職雖欠率隊，衝鋒上嶺，均被滾木擂石，反打不少的人馬，他從山相連的地方。很甚寬廣，若不斷絕接濟。是不容易平服的，徐公道，這事很小，何必大做，單鳳嶺的事，我親身去辦就是了，現在到有幾件大事就是幾處着名悉棍，劣跡多端，都是我親身打聽明白的，你去與我生擒到案，我再加派幾人，隨同你的官兵，以作眼綫，會同捉拿，不可洩漏機密，務獲到案，你在這裏，暫住一夜明日晨早，再去不遲，你隨代有多少人呢，伍云定道，不過三四十人，徐公道，今夜我們商議停妥，明天拂曉，分途行事能，伍云定見徐公吩咐已畢，才告辭出房，這時酒宴已經齊備，李義李育，蕭方鄧子云，一衆英雄，來請伍云定上席，徐公坐在首位，伍云定坐在側首，一衆英雄，依次坐下，輪流把盞，歡呼暢飲，徐公也甚心喜，連飲數杯，伍云定起初尚還踴躅不安，因為怕徐公怪他對於單鳳嶺，還點草寇，都不能平，還能够對敵外國，萬一申斥下來，豈不顏面攸關，今見徐公和顏悅色，毫不提說，更加如此優待，真是夢想不到，（未完）

狀元非郎

佛航

清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，年已不惑，買妾京師，有陸氏女郎，雖小家碧玉，而眸凝秋水，臉挹朝霞，可惜才氣，尤通書史，精琴琶，能親製詞曲，玉指撥處，颯颯動人，但最嗜伊涼曲，其所弄多凄楚聲，知音者預決其非壽徵，伊父母視如掌珠，非得一快婿，弗予也，汪聞女色藝俱佳，託媒往致意，陸家以新貴狀元，不惟一生吃著不盡，且以女貌配才郎，亦良緣也，欣然樂從，及却扇之夕，女秉燭下見汪年貌，大失所望，錦腸已寸斷矣，是夕諸同年及來賓競以巨觥灌汪，汪量素豪尤以花燭頭前，遂一盡數十斗，酩然大醉，諸同人舁諸洞房，即散去，汪和衣臥牀上，鼾聲如雷鳴，已而酒氣上逆，嘔吐大作，錦衾繡帳間，斑匕若落花流水，腥臊之氣，殆不堪嚮邇，婢僕掃除後，即各歸寢，，五更時，汪尚在醉鄉，迫聞婢驚報曰，「新娘子自經矣，」一夕錦幅未享，五更陰風頓起，百年之錦瑟未調，三尺之紅綾何慘，汪狀元固好事之多磨，陸女士亦命宮之奇苦矣，咸為聯以嘲之曰，麗色太難難為壻，狀元雖好却非郎，

余聞此事，歎為奇情哀豔，亦戲作連珠一首，詞曰，，名題金榜，已奪輸宛之標，花燭洞房，宜合連城之璧，笑伯男兒，玠蜻蠰啖大鷄肉，窈窕淑女，羞教恥配駑馬，才，一個鴻臚初唱，魁星偏納小星，一個雉經五更，新娘遽化新鬼，

美國富畜之財產

柳

美國富人之富，吾人已略聞之矣，若家畜之富則聞之者甚少，家畜之在吾國，實無享有財產之權，更何足以言富，然在美國富人之畜，則有足以令吾國富人聞而咋舌者，若電影塢中之獅之犬，以新俸之豐，即吾國向之督軍省長，亦聞而生愧，人不如獸，可恥孰甚，爰錄一二，以愧一般謬稱資本家而以富驕人者

愛羅特達之犬

犬名芝倫，生於芝加哥，承其主人之遺產，有不動產二千五百萬元，實業股票五百萬，其他有價證券八百餘萬，共有三千八百餘萬金元，犬居一巍峨大廈，侍從五六人，每月食用，約五百金，另有特製自由車備犬之朝夕出遊者，雌犬一頭，以為之妻，若芝倫死後，則遺囑指定其所生之子一頭為繼承犬云，

美麗魯意絲之猫

貓名踞華，魯意絲夫人死後，指定其銀行二百五十萬之儲款，為貓之贍養費，又以一百萬贈其女友多羅利，使為貓之監護人，顧貓為雌性，須配一雄，始能組織貓家庭，多羅利特以其雄贅之為壻，亦佳話也，

咸美爾頓之馬

馬名劉利，加拏大種，敏捷，能解人語，其主人嘗騎之越數丈之巨壑，得不死，感之，因以百萬金贈之，另闢一園，以為馬居，園人四，侍奉起居，其生活一如富人，

倍羅荷密之猴

猴名莫爾斯，性殊機警，終日縱之家中，不加羈縛，主人嘗遇火，猴救之復生，因視如恩人，飲食起居，皆欵如上賓，主人老而無子，將以猴為繼承人，倍氏所有財產，盡以與之，約三百餘萬云，

瀛海珍聞

（松子）

近今日本三十七年間，大小平均地震三百五十四次，日本從事於蠶養之女子，凡一百二十萬人，日本有桑樹園三萬八千餘處，世界煤油，日本佔百分之三十，（未完）

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

飛俠十三娘

（一二二） 穎英

猛聽得背後一座小山上鼓聲雷動，有無數人在那裏吶喊，回頭一看，數百匹馬隊，分為左右兩道，從小山風馳電捲而下，為首者乃是一個女子，左手執弓，右手挾矢，形容十分矯健，捻匪頭目大駭，方下令回擊，忽又聽得一聲梆響，寨門開處，放下吊橋，當先一個人手提大刀，一馬飛下，大喊賊子休走，背後大隊人馬一擁而出，那捻匪頭目見兩面都有人到，大驚失色，急忙下令退兵，單人傑父女兩人早已趕到面前，捻匪頭目見不是風頭，撥馬便走，衆匪也一哄而散，單人傑領着銀荷小姐追殺了一陣，鳴金收兵不提，且說捻匪頭目吃了敗仗，退下十餘里，見後面追兵已去紮下營寨，收召殘匪，把人數逐一檢點，十分中約少了一分，受傷的也有一分，捻匪頭目又氣又憤要思與兵報復，明知不是敵手，